

英雄无悔



策 划：章 钦
编 著：南 翔 严丽霞
原剧作：邓 原 贺梦凡
章小龙 马卫军

英 雄 无 悔

[247.5/408]
2

广 州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冼 岱 肖 风

特约编辑：章 钦

责任校对：肖 风

封面设计：雷嘉琦

英雄无悔

南 翔 严丽霞 编著

*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4 插页 318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刷

ISBN7-80592-555-0/I·177

定价：24.00 元



本片主人公、南滨市公安局局长高天（濮存昕饰）



已腐化堕落的南滨市银行贾行长（杜熊文饰）拉拢女企业家狄美华（张力维饰）下水。

南滨市公安局局长高天（濮存昕饰）与他的前女友、美术设计师吴茵茵（袁莉饰）。





南滨市女企业家狄美华（张力维饰）暗恋市公安局局长高天（濮存昕饰）。



南滨市公安局局长高天的未婚妻、戒毒所医生舒月（李婷婷饰）。

$\frac{2}{1\sqrt{3}}$



香港黑社会头目姚一萍（周晓莉饰）在部署向内地渗透的计划。



香港黑社会组织
在内地疯狂作案。

南滨市公安局局长高天
(左, 濮存昕饰) 劝为腐化
堕落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胡永
煌 (王玉璋饰) 悬崖勒马。



香港巨商司徒远东 (章杰饰) 与太太
欧阳絮红 (李勇勇饰) 不知黑社会魔爪
已副进他们。





南滨市公安局局长高天二，濮存昕饰）指挥警围歼匪徒。

香港黑社会干将罗耀棠（右，陈康饰）在台湾作案



香港界阴谋家司徒文彬（左，王平饰）在蒙骗其叔父，香港巨商司徒远东（章杰饰）



第一章

乔安娜虽说漂亮，但在素有东方明珠之誉的香港，未必算得上是一个可以令人惊艳的女人。但她的新派、成熟，以及恰到好处风骚，对一个宽阔的年龄层的男人，依然颇具魅力。

远东实业集团的司徒文彬先生是在一次欧亚跨国集团商品交易会上与乔小姐猝然相遇的。司徒文彬握着乔小姐柔若无骨的手，道：“乔小姐这么高的身量，乍一看，脸上很有点辛迪·克劳馥的味道。祖上是不是有点斯巴达克或者日耳曼人的血统？”

大洋彼岸的克劳馥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名模，据说她的年收入在 650 万美元左右。去年她来香港，参加欧米茄公司的商业活动，同时也象征性地为香港残疾人事业捐助。当时不仅本港的大小电视台对这位艳若天仙的超级名模紧追不舍，香港的市民阶层也表示出浓厚的追星趣味。克姐的芳踪香履，处处招惹得人群蜂至。港警为维持秩序，没有少吃挤踏甚至拳殴的苦头。

有人叹曰：“美，是福也是祸。”

乔安娜却从克姐的访港，大大感受了美的力量。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为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陷入那么深的嫉羨之中。

她在以后的数周里，有意无意地模仿克姐的一颦一笑——她将各电视台有关克姐的报道尽可能都翻录下来，百看不厌。就连服装，她也在皇后大道一家享誉甚高的服装店做了模仿制

2 英雄无悔

作。

她最欣赏甚至为之心醉的镜头是克姐出席皇家饭店由欧米茄公司举办的慈善晚会。那晚，她一改下午烈焰般的撩人感，着一条中装其表西风其里的软锻旗袍，如冰雪般沉静，又如松柏一般的挺拔。她一出场，数百佳宾，顿时寂声，那种美，深深沁入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女人有如此魅力，一生何求？！

乔安娜形神皆学克劳馥，大半年过去，没有被任何男女同事觑清，今日被一个她久闻公司大名的年轻老板一语道出，她立即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

女人悦己者容！

在两人日后快速发展的情感中，很难说谁更主动一些，也很难说，谁更需要谁。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两人的配合默契，不仅在床帏间，亦在商场上。

这天，乔安娜正在本投资顾问公司，周旋两个讨债鬼，司徒文彬的秘书来电话叫她速去。她匆匆驾一辆雪铁龙赶到“远东”，却见自己的情人也被一群债主逼迫。秘书正在一旁束手无策，见她进来，连忙伸出一枚指头发出暗语。

文彬的保镖已经摸紧了腰间的手枪，而气势汹汹的债主全然是一派杀机。

文彬从宽阔的大班台后面觑见乔姐，神情顿时松弛，仰身哈哈大笑，冲淡了一触即发的气氛。

“本公司不是没钱，但各位知道，‘欧洲桥头堡’项目，斥资几十亿美元，大东家是谁，正是我们远东公司！希望诸位稍安勿躁，宽以时日，更大的回报就会滚滚而来……俗话说，没有君子之风，不得泱泱之财！”

文彬的态度，令一群资金被他无理挪用者，将信将疑。对远东的声望，他们的确没有太多怀疑的理由。

乔安娜袅袅婷婷地近前，道：“司徒先生，我们老板叫我转告，如果贵公司同意，我们仍可再在欧洲项目上投资 5000 万到一个亿港元，利润分配遵守前约。”

文彬故作沉吟：“那我恐怕还得向我叔叔司徒远东先生报告，才能决定。”

接下来，他二人有商有量，细雨和风。

债主面面相觑，到底是各自老板的工具，不知究竟，相继悻悻而去。

怦然一声关上门，乔姐不由得额头抹汗。

文彬却一把抱住她，放在宽阔的他们曾无数次籍之风流过的大班台上，一次次地吻着，道：“我的乔姐，我们的配合真是鬼斧神工！”

司、文彬瞒着叔叔挪用一大笔资金与乔姐做投机生意，不想，连连失手，两人东移西借，终难以自平其帐。

文彬喜欢乔姐的情绪来得快，常常是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来分钟，两人就完成了从酝酿到高潮。乔姐的高潮决不像是装的。他说她高潮之后，脸色更加美丽，就更有克劳馥的味道。乔姐娇嗔：“你到底是与我，还是与那个名模在作爱？”

文彬就哧哧一笑：“二而一也。”

今天，乔姐却没能正常发挥。她撩开他抚在她臀上的右手，不无忧心道：“你叔叔是大陆南滨人，他们这一代，年龄不见得很大，叶落归根的思想却很重，他们又看好九七，所以，总想资金内迁；加上远东集团的老臣子……”

文彬道：“那个卢世孚，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罢了！”

“可他毕竟是远东的总经理呀。”

“总经理又怎么样，”文彬颇不服气，“明天的董事会，看我的说服功夫。不信他们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次日的董事会，文彬巧舌如簧，卢总见众人基本被他说服，遂不再坚持即刻投资南滨的观点；但对文彬调集大批资金往欧洲，实施反收购战略的思路也不表赞同。折衷的办法是，下星期有他弟弟投资的南滨金色世界大酒店开张剪彩，特委派文彬前往，代表乃叔作剪彩。

卢世孚道：“你是能干人，到南滨去一趟，你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文彬点头，心里却道：“老糊涂，我心里早有主意了。”

是夜，文彬邀乔安娜在中环一座49层高楼的饭店吃法式大菜，当夜，就在该饭店下榻。他俩的性生活常常变换地点，新鲜就是刺激，倒不一定需要豪华。乔安娜让他枕在她赤裸的胳膊上，道：“我总感觉，你这次去南滨，决不仅仅为剪彩，不是一箭双雕的事，你会干?!”

“知我者，乔姐也!”

乔欲闻其详，他却始终不说。

她道：“你可不要出什么意外，大陆，不比香港。”

“你放心，我若出了意外，岂不是把一块美玉拱手送给人受用了吗!”

一夜缠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南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但治安情况与经济发展未能同步，抢劫、绑票、勒索、豪赌等犯罪时有所闻，给港台投资者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

一个台湾的塑料大王就曾经这样问孟副市长：“市长先生，你说说，一个城市能使人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孟副市长明知他所问为何，却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公平与正义。”

“那么正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靠老百姓赤手空拳斗歹徒吗？”

那段时间，本市的报纸上屡有这类的报道，台商不以为然。

孟副市长答：“见义勇为从来都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之一？那么之二之三呢？……”

孟副市长见答之无趣，扭头就走。

这一幕被报社记者冷若冰看见，写了一个内参上去，惹得副市长十分恼火。

他几次找公安局劳副局长，强调抓好社会治安的重要。劳局长给他摆出一堆实际困难。副市长听得不耐烦，道：“总之经济工作是个纲，一好百好，但是现在还不行。等好了，你那点问题，解决起来，快得很。”

劳局长苦笑：“本人能力差，年龄大了，局长的位置缺了这么久，希望领导早点解决，我也就轻松点。”

孟副市长告诉他：“不能有轻松观点，大酒店剪彩，意义不在一个酒店上，这也是政治任务，不许出任何纰漏，否则拿你是问。”

南滨公安局地处社会治安的交汇点，在省厅也是挂了号的问题多的一个局。

这天公安局的单身汉皆在吃午饭，青年刑警姜伟、方峻等人挥舞着一沓表格嚷嚷着挤过来道：“民意测验，谁想跳槽，请填写表，请注明理由及调往单位……”

刘贵田有些发怯，道：“这事领导知道吗？”

“这又不是搞拘捕，凡事非得请示领导吗？你搞对象的时候，请没请示领导？”姜伟的反唇相讥，招来一片笑声。

他们走到老刑警赵援朝面前：“老赵想不想换口新鲜饭吃？”

“我这是命中注定，只吃得惯家乡豆腐红烧肉，吃不惯麦当娜。”

众皆轰笑：“是麦当劳不是麦当娜！”

“穿了这身衣服，注定是啃甘蔗头的，就别想鸡尾酒了，更别想麦当娜，那种骚娘们，是出入有宝马车、别墅带游泳池的人想的。”

大学生方峻毕竟沉稳些，他也有些担心玩笑开过分，被局长知道，影响不好。遂道：“荤话留到晚上谈，现在是正经的事……”

忽然，有人高声道：“姜传、方峻，局长有请。”

他俩一走，刚才热闹的场面顿时化做一片静寂。

刘贵田道：“是吧，是吧，出事了。”

劳局长把一沓文件狠狠摔在两位青年民警面前：“简直是胡闹，无组织纪律！你们自己说，动机是什么？企图何在？！”

方峻见姜伟脸色发白，有些后悔，当初不该依他去叫大伙填表，兜揽道：“劳局长，是我不对。我来了以后，发现公安工资太低，住房差，加上此地案件频发，工作危险性质更大，大家不同程度有想法，所以，想做个了解……提供领导参考。”

这一说，劳局长更来气：“我在此地搞了这么多年公安，各方面的情况难道我不比你清楚！你这是涣散军心，破坏我们队伍的稳定与团结，你自己说，该给什么处分？”

里头一嚷嚷，刘贵田、赵援朝以及女民警黎洁都围过来，尤其黎洁，见方峻受到严厉批评，就要往里闯。绰号“老材料”的老公安许叔跛着腿上来，拦阻道：“你们都走。你们这一去，不是火上加油吗？”

黎洁道：“方峻要受处分了。”眼圈顿时一红。

许叔道：“他呀，受点处分不一定是坏事。你是有高文化的，你知道风头太劲，就应该给他一定挫折。”终还是放慢了语调，“我去说说，你们都走，不要火上浇油。”

许叔最初是警察学校的教官，桃李遍全省，有不少弟子都在警界撑梁。1990年，他自动要求归队，重返公安，体验及充实生活。甫上任，他任本局刑警队长，未料在一次追捕中，被歹徒击伤大腿，落下残疾。

出师未捷身先残，许叔常为之慨叹。他后来任职调研室，材料整得很有水平。省厅曾建议他去厅宣传处工作，被他婉拒了。理由是：“省厅门脸大，去一个装了假肢的人搞宣传，真要被外人笑话的。”

许叔推开局长的门，扬扬手，对两个青年道：“还不快去吃饭！”

劳局长眉头略解，两人快速出门。

许叔道：“怪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是我叫他俩搞一个调查的……”

“你别拿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何苦呢。”劳局长向来尊重这个其实比自己年轻些的许叔，但是他不主张对年轻人太过放纵。

“我这种年纪的人，是该担点责任的。”

这话令劳局长费思量：他是说为自己搞调查担责任，还是为两个青年人担责任？

许叔又道：“方峻这样的知识青年，有思想，不安于现状，其实，不是坏事情。”

“我也知道不是坏事，可是，你晓得南滨不比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里情况极其复杂，需要一支很纯的公安队伍。”

“公安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容易如你所想。”

劳局长摇头：“还是管严点好，谁想走，请便，但有一条，不许动摇别人。”他有些激动，“我不希望见谁重蹈高天的覆辙！”

提到高天，许叔情绪也激动起来。他取火点烟，几次未点燃，还是劳局长帮他点燃的。

两人久久无语。

当老师的，膝下学生无数。但经得住岁月洗磨，历久不忘，甚至结成忘年交者，寡矣！

高天就是许叔记忆屏幕上历久弥新的一个。他的良好的形象与气质，敏捷的身手及头脑，都使许叔赞叹不已。

许叔在他毕业的时候，曾对他说：“你在很多方面，已经青出于蓝，从今日起，你我可同志或朋友相称，不必称老师了。”

高天一揖到地：“一日师而终生父，我在许老师面前，终生执弟子礼。”

许叔感慨：“前人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篡改一下，我是人生得一弟子足矣！”

高天警校毕业后，又自学拿到大专、本科以及在职经济学硕士文凭。四年前还在南滨与许叔一道工作，未承料，在一个经济案件的处理中，他因坚持保护被告，结果受到严厉处分，不仅本人被闲置起来，远去美国的妻子，也因种种原因，与他分道扬镳。后来还是许叔把他推荐给即将离任的省委领导曲之涛，遂转到省里工作，脱掉了公安服。

曾听说，高天的情况有了新的转机，他当时的立场及作法，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今天，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处分已经拿掉了。许叔有待找到高天本人来证实，可是给高天的住

所打长途，早晚均无人接。

许叔对劳局长说：“高天这人能力很强，强人难免不出错，又听讲，他的处分已经纠正了。”

劳局长皱眉道：“他这人能力是可以，但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情况也是有的。”

许叔感觉，劳局长在用人问题上，重德而轻才，重德固然不错，但是要求年轻人一味听话、安分，那势必与创新进取相忤。他想，什么时候得空，要与这位老兄弟好好聊一聊。

许叔出门以后，拐弯处，见方峻与黎洁倚在墙边，正说着什么。见他过来，黎洁顿时迎上来问：“劳局长息怒了吧？”

许叔有心调侃两句，又不忍见她一脸焦急，道：“天下本无事，杞人忧天倾。没事。”

方峻道：“我们到底嫩了点，做事欠考虑。”

许叔亦以为然，说道：“若是高天还在南滨，你们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

第二章

他们在议论高天的时候，新任某开区副主任的高天，正驾车在车水马龙的广州街上行驶，目的地是南滨。

广州这几年建了不少高架桥，但是交通状况依然紧张，即便在高架桥上，高天的宝马车也是走走停停，若是以往，少不了又要诅骂几句。今日，他的心情却特别好，一则，他的处分已经拿掉，省厅英厅长在找他谈话以后，希望他心怀坦荡，不耿耿于怀。英厅长希望他在合适的时候，考虑归队的问题。尽管他一时并不想归队——这也是女友茵茵所要求的，但在厅长的真挚面前，他仍感知遇之恩。厅长道：“我早就知道你是本厅一能人。”二则，茵茵以未嫁之身，对他这个有儿子的二婚头，表示出极其的欣慕，她并不以他有个孩子为忧，相反却道：“……以后还是把阳阳接到身边的好，老人带孙子，容易带宠了。”这话高天深以为是。

汽车密封良好，空调开得很足，一旁的茵茵把风叶翘起来。轻音乐如溪水流淌。

走走停停，停车时，茵茵就倚过身去，给他一些甜蜜的小动作。

高天身心很受用，嘴里却道：“当心，叫别人看见，还以为这里头是一对野合者。”

“瞎说，人家就不会想这正是在准备甜蜜事业的一对吗？”又问，“哎，昨天吃饭，你对我表哥印象如何？”

“你表哥不错，但是我感觉他的婚姻，恐怕也不幸福。”